

现代女孩穿越300年，碰撞大清后宫森严法规，上演一幕幕鸡飞狗跳，妙趣横生的悲喜剧……才子佳人，江山红颜，熟悉的历史，出人意料的剧情，让读者体会到捧腹，痛到泪流的爱情传说，给读者一个全新的孝诚仁皇后形象！

中国三峡出版社

•水蝎佳人•著 梦回大清系列

清月梦奇缘

【网络原名《古代皇宫·现代皇后》】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

水蝎佳人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梦奇缘/水蝎佳人著.—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223-352-2

I .清… II .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7835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1)

电话:(010)52606692 52606693

<http://www.e-zgsx.com>

E-mail:sanxiaz@sina.com

北京铁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165×23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00 千

ISBN978-7-80223-352-2 定价:22.00 元

楔子

水底鱼丁游升腾却渺茫，屏风森森共夜深。因一端局局人音调和一，向小同非君出
 玉性更压世安乐麻塞，碧窗半掩斜阳，去抵丁量舞袖半垂，玉带横对苦心。君会美声，此曲
 韵与自善示奏，君歌武帝又且重舞，声恐日暮。来独查，群歌庭谷，韵青君剑，口出个答。
 印迹不以，裂夫惊文，拍定闻，笑歌之，书开，白
 颔回然，丁紫点音登日，唱一曲，土台森坐，重叠飞淋，歌小妙后。
 谷歌不进，此意更小，尹嘉口一丁曲，西单随土，歌示显春，歌时平后，自尊。
 普罗置部，歌里心相同，翻
 来群率拍，命要公升出，又亲随逐个，歌从表董天，丁话尊登口里玄。
 “……来土巨舞，音管心！公升”

华灯初上，M市清宫影视城里灯火通明。三年一届的清代文物拍卖会正在这里举行。这次活动完全按照清代北京城的样子构建布景，展览厅被布置得珠光宝气，金碧辉煌。身着清代宫廷服装的礼仪小姐和服务员们小心地在熙熙攘攘的来宾中穿行，不时向他们露出美丽的笑容，送上自己贴心的服务，她们清楚，能参加这次拍卖会的客人可都是非富即贵，来自各界的成功人士和名门望族。整个会场洋溢着喜庆和祥和的气氛。置身此处让人有种时空变换的错觉。

“各位尊贵的来宾，下面我们将要展出本次拍卖会的非卖品，也是这次拍卖会最珍贵的宝物……”

拍卖会临近尾声，主席台上传来煽情而激动的声音，台下各色男女的注意力顿时都被吸引到了那里。

身着大红旗袍的司仪兴奋地指着台前一件用薄纱遮盖的物品继续说着：“相传这件宝物是清康熙帝送给孝诚仁皇后的礼物，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独一无二。据说当年康熙帝为博佳人一笑，亲手制作了这两条锁心玉链。它是用芙蓉玉制成，芙蓉玉色泽粉红，质地圆润，特产于河南南阳的独山。此玉稀有，佩带时有冬暖夏凉的效果，在古代通常是男女定情之物，曾有‘人面恰似芙蓉玉’的佳句描绘这种玉……”

台下出现小小的骚动，来宾们纷纷交头接耳起来，等了一晚上，总算等到了正主。那薄纱后面的玉链在此时更显得神秘莫测，撩拨着人们的欲望。

“杨贵妃当年也曾佩带芙蓉玉，可如今佳人飘渺，碧落黄泉难再寻。圣祖康熙送给赫舍里皇后此玉，情谊犹在，却已成追忆。三千弱水一瓢饮，圣祖朝朝暮暮情。传说中的芙蓉玉预示着姻缘命运，而这两条芙蓉锁心玉链却代表着凄美荡气的爱情……而今晚，在这个隆重的时刻，就让我们来一睹芙蓉锁心玉链的芳姿。”

司仪小姐说着，和助手一起很慎重地挑开那层薄纱。

四周静得连针落地都能听见，众人屏住呼吸，仿佛清细的呼吸都能把这芙蓉锁心玉链给吹走一样。这件传说中的稀世珍宝就要露出它的真容了，一双双眼睛象探照灯一样集中到台上。

然而……薄纱下面空空如也。在警卫森严的会场，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次拍卖会最珍贵的文物，芙蓉锁心玉链竟然不翼而飞。

此惊非同小可，一时所有人都乱做一团。本来秩序井然的拍卖场顿时和开锅了的沸水一样闹哄，拍卖会的老板周先生当时就晕了过去，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和保安们迅速封住各个出口，脸色铁青的在现场排查起来。宾客们怨声载道但又争先恐后的表示着自己的清白，开什么玩笑，国宝级的文物失踪，这可是谁都当不起的。

司仪小姐桃红疲惫地坐在台上，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她已经有点蒙了。猛然间听得自己手机响，看着显示屏上的电话号码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心烦意乱地按下接听键，同时心里暗暗咒骂着。

“这里已经够乱了，天知道芳儿那个活祖宗又闹出什么要命的事情来。”

“什么！你等着，我马上来……”

桃红接完电话来不及换掉身上的司仪衣服，瞅着警卫们没有注意到她，躲闪着出了会场，朝影视城另一个大殿跑过去，她知道这一走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可是没办法啊，谁让自己这么倒霉摊上这么个脱线的朋友呢！

在前面的拍卖会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后面的大殿里却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这里正在拍摄一部正史电影，因为M市影视城的清宫布景足以以假乱真，所以制片方把片场定在了这里。桃红气喘吁吁地靠在墙上，皱着眉头看着片场里来来去去的工作人员。今天这场戏拍的是少年康熙即将擒拿鳌拜，叫皇后和太皇太后回避的故事。桃红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她不仅仅是刚才拍卖会的司仪，更是这位扮演皇后的演员的经纪人，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她负责的这个活宝演员已经快让导演抓狂了。

“影片第十二场第三十八次拍摄……”场记有气无力地喊出这句话，拍摄又开始了。

“今晚之事，关乎我大清江山社稷，成败在此一举，儿臣请皇祖母回避……”扮演康熙的男子英俊潇洒，是目前正在走红的一个小生，此刻他正按照剧本生动地演绎着。

“皇上，对付鳌拜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应该在你身边支持你的啊。”

剧本里可没这句话，可是在场的所有人耳朵边猛然响起一个女子纤细而又慷慨激昂的声音，而这声音源头出自康熙旁边一个穿宫装的女子。

“咔——！”

导演怒气冲冲地再次喊停，所有人恨恨的目光都集中到那个宫装女子身上。“太皇太后”捂着胸口直咳嗽，“康熙皇帝”用杀人的目光盯着她，然后将质疑的眼神投向导演，导演讨好地冲明星“康熙”笑着，然后怒气冲冲地瞪向那宫装女子，就因为她的自作主张，不知道浪费了多少胶片！

“哪里找来的乱七八糟的演员？你会不会演戏啊？”导演气得手都颤抖了！

“谁给你的权利让你擅自加词的？”

“导演！其实呢，如果加了台词的话，我会更投入些……”

那女子面对着气得快抽疯的导演还在指手画脚地说着，没台词的戏怎么能红？跑龙套的也要为自己争取机会。导演的脸由白变成了红，由红变成了青，在他由青变成紫的时候，终于爆发了！

“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从现在开始你不用拍了。赫舍里这个角色去掉，都说找专业演员了！”

“导演，导演你听我说！赫舍里对剧情绝对不是没有贡献的。导演……”

芳儿，也就是这个赫舍里皇后的扮演者气恼地冲他吐了吐舌头，总有一天会让他知道自己是中国最好的演员！什么不专业，她可是电影学院表演系一年级的学生呢！

“你是是不是周星驰电影看多了？”

导演继续狂吼着：“我们拍的是历史剧，不是喜剧！拜托你不要这么有创意，不对……是这样没创意的学《喜剧之王》！我是一个专业的导演，你用这种手段来吸引我的注意是没有的！你的经纪人也在？哪里？来来来，把这个活宝给我带走。”

一席话说得芳儿垂头丧气，她低着头，摇晃着脑袋，她怎么总碰到没有眼光的导演啊！等她把脑袋扬起来的时候，看到了在墙角不停给导演道歉的经纪人姐姐——桃红。芳儿心知不妙，蹑手蹑脚地就想逃跑。桃红姐姐的泼辣她可是见识过的，好不容易通过她的关系弄到了一个没台词的小角色，这回又被自己给砸了！

“你想溜哪里去啊！”

桃红一把抓住了跑到一半的芳儿，一只手把她给拧了回来。

“嘿，你不是在当拍卖会的司仪吗？”芳儿讪笑着，此时除了嘿嘿笑她再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了。

“你好意思说，你听过哪个明星的经纪人沦落到要兼职当司仪才能养活自己的？如果不是没有明星赏识我，我才不当你的经纪人呢！”

桃红悲愤地望着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芳儿，想死的心都有了。芳儿是她见过的最不聪明却又最爱自作聪明的演员了！想着自己当经纪人，却怀才不遇，那些大明星都不赏识她，这点倒真和芳儿是同病相怜。

“你选择捧我一定没有错，我一定会成为影后的！以我的专业操守加上你的人际网我们一定会红的。对了，小桃红，你……能不能跟导演说说情，这是我第一次把台词记这么熟……”

芳儿拉着桃红的衣服开始撒娇，两个眼睛对着桃红直冒红心。

“叫我桃红姐，不要叫我小桃红！还有，什么叫‘第一次把台词记这么熟’？这部戏根本没有你的台词！你不要再给我讲你的专业操守，做你的经纪人已经违背了我的专业选择。”

桃红无语望苍天。

“嘿，那……那咱们不要说这件事情了，我肚子饿了，你的拍卖会不是有免费盒饭吃吗？咱们去吃吧！”

芳儿摸了摸瘪瘪的肚子，继续讨好地贱笑着，可惜背后没长尾巴，要不肯定摇得象拨浪鼓一样了。“你怎么就这点出息！”桃红恨铁不成钢地骂道，只要有的吃这女人就满足了！简直就是没有理想，整天惦记着盒饭！

芳儿吐了吐舌头，拍了一上午的戏，最开心的就是吃免费盒饭的时候了。

“啊！我的人生充满盒饭！”

芳儿祷告似地说完这句话法句式都很别扭的话，迫不及待从桃红手里拿过盒饭，打开就吃了。桃红受不了她的狼吞虎咽，气恼的别过头，就因为这个没用的芳儿，她的人生也充满



盒饭了！

“……跪早，怕惊黄雀。早不放梦断惊惊里含愁！断非冲冲丽早，断早……”

董城“小桃红，你怎么不吃？”

芳儿嘴角还沾着一粒饭，哪里有半点未来之星的样子。越看桃红越生气，看来她以后的人生还真的就和盒饭干上了，而且还是那种最差最便宜的。她已经对这个没志向，没出息的芳儿不抱任何希望了。

“叫我桃红姐！我没胃口！”

桃红对芳儿吼道，她可没那么好的兴致蹲马路边吃盒饭！如果不是芳儿，至少可以在剧组找个桌子或者椅子坐下来吃，不用像个乞丐一样蹲在M市的公路边这么落魄。

没心没肺的芳儿可没管这么多，自顾自的猛刨着饭，突然间。

“谁这么没道德在盒饭里塞这么大块石头！”芳儿跳起来，捂着嘴直叫唤，从口里扯出一样东西。

“芙蓉锁心玉！”

桃红朝芳儿那看过去，顿时倒吸了口凉气。难怪怎么都找不到贼，他根本没拿走玉，而是把它藏在盒饭里，到时候再趁人不注意取走！

“象征姻缘命运的锁心玉？价值连城？”

芳儿听桃红说完玉的来历后，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交缠在一起的两条链子。粉色的玉安静地躺在她的掌心，带着百年前的温度和气味，虚幻又熟悉。

“当心！”桃红的声音还没落地，一阵黑影闪过，一个人一把抢了芳儿手中的玉拔腿就跑！原来那窃贼早计划好一切，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清场，搜查玉的下落，谁会想到玉石在盒饭当中呢？可偏偏吃饭时间没到，就有这么个贪吃的女人来搅局！

“臭贼！敢抢我的东西！”芳儿把盒饭一丢，拔腿就追。

“危险啊芳儿！”

桃红喊着，这丫头平时就爱打抱不平，也不瞧瞧自己三脚猫的功夫！桃红焦急地站起来，四处张望着。M市的影视城在近郊，离市区很远，除了影视城里有人来往，其他地方都很偏僻。这个时段城外的公路更是半个人影都不见！芳儿这时候去追贼，真是万分凶险！桃红一边打着电话报警，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前面两个人影跑到了路的拐角处没了踪影。

“抓到你啦！”

芳儿也不管自己的形象，一个飞扑两手挂住了那窃贼的脖子。那窃贼哪里想到这个女人如此蛮横，他猛甩几下，却没有办法把芳儿给甩下来。芳儿撕咬着他的脖子，使劲儿抢着他手中的锁心玉！居然有贼敢在她芳儿面前抢东西，那就见识一下她芳儿的厉害！

那贼被芳儿咬了一口，吃痛地松了手。芳儿立刻抢了玉，从他背上滑下来，转身就跑。

能够抢文物的窃贼自然不是小偷般的角色，他被这个突然蹿出来的泼妇弄得乱了手脚，此刻见她居然敢和自己抢，更是气愤，顿时起了杀心。

一辆货车行驶而来，这条路平时没有人，司机哼着歌开得很快。

那贼狠狠地笑了笑，突然伸手把芳儿往路中间一推。

司机哪里知道这个时候会蹿出一个人来，还在哼歌。突然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个惊慌

失措的女子，他猛踩着刹车……

尖锐的刹车声划破天际，世界突然安静下来了。

锁心玉，预示着姻缘和命运，代表着凄美荡气的爱情。耳边回响着桃红的话，芳儿感觉掌心一阵发烫，灼得连心也跟着痛了，可是她却没有力气甩开那锁心玉。在车撞上她，在她倒下去的瞬间，她只看到令人炫目的白光，似从掌心发出，带着她的灵魂都进入那白色光芒中。姻缘、命运、凄美、爱情……，她迷糊地想着，失去了知觉。

康熙四年 索府

午后慵懒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地面上绽放出一朵朵金黄色的花。树下的女子正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书，微风拂过，树叶如雨一般散落，一片树叶安静地落在她的书上面，她拿起树叶，怔怔出神。将树叶举高，面向阳光仔细端详，阳光透过树叶被昆虫蚕食的缝隙射了进来，耀眼得她不敢直视。

“格格，格格……大事不妙了。”门外跌跌撞撞跑进来一个女人。

“怎么了，小桃红？”赫舍里眉头微锁，有些不高兴。

“你这样横冲直撞的，叫老爷看到又要怪我管教不严了。”

“顾不得了，格格！刚才我给老爷送茶水时，听见老爷和太老夫人说的话了！老爷要请皇上指婚把你许配给遏必隆……”

“小桃红，你胡说什么啊？他怎么可能把我嫁给遏大人呢？”赫舍里不由得笑了，这小桃红说话总是没头没尾的。

“不是，格格你听我说完！是遏家的二公子！听说提亲的人马上就到了。”

啪！书掉在地上，扬起一阵灰尘。那千疮百孔的树叶，无力地在空中翻转挣扎了几下，最后还是落在了地上。赫舍里没有说话，她安静地拾起书，将树叶夹在了书页里。她轻抿嘴唇，继续埋头看书。

“格格，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看书？”小桃红说话和放炮一样又快又清楚。

“你别吵了。”

赫舍里淡淡说道，她抚摸着胸前的一枚芙蓉玉，那是母亲生前留给她的，据说带着它能找到完美的爱情，看来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了。

“可是……”小桃红焦急地看着她，她这主子就是太软弱了，要是她小桃红，大不了拼了命不要，也不嫁那种纨绔子弟！“格格，我们走。”“小桃红，你干什么，你拉我去哪里？”赫舍里挣扎着，又落在了地上，溅起点点尘埃。

“格格不敢说，小桃红替格格说。大不了请太老爷给格格做主，太老爷最疼格格了。”小桃红噼里啪啦地说道。

“论才学，比样貌，格格不会输了这满洲任何一个姑娘，嫁皇上都是可以的。那遏必隆家少爷什么德行，这北京城谁不知道啊！再说了，这秀女还没选呢！就算是老爷也不能坏了祖宗规矩！”



桌上的茶还冒着气，但是房间里的人谁都没有心情喝。索额图看着额娘的面色不善，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回道：“听说你打算让皇上下旨把咱们家芳儿许给遏必隆家，是真的？”老夫人颤悠悠地问。

“是……孩儿的主意。”索额图看着额娘的面色不善，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回道：“她可是你的亲侄女啊，你怎么舍得把她嫁给那样的人家？芳儿的爹娘死得早，我知道你一直不怎么喜欢她。但是这芳儿一辈子……”

老太太越说越激动，随后咳嗽起来说不下去了。

“哎呀，孩儿这不是没有法子嘛！今天太皇太后又提皇上大婚的事，您知道太后平日里就喜欢咱们家芳儿，但是皇上心里只想立那个什么醉香楼的香香为后，这要是立了芳儿，皇上可不恨死咱们索家了这太皇太后、皇上，谁咱们都惹不起啊。”

“可是祖宗规矩，选秀前是不能……”

“皇上答应亲自赐婚，这就没所谓规矩不规矩了。这是他们祖孙俩的事！”索额图一脸委屈。

“那什么香香是个青楼女子，还是汉人，这怎么可能当皇后呢？连进紫禁城的门都不成！再说，芳儿这孩子打小就喜欢皇上，我们都看得出来，这皇上怎么可能喜欢那样的人呢？”

老太太似乎有些动摇，口风有些松动，是啊，如果不把芳儿嫁出去，那就是和皇上做对啊，同一家的荣华富贵比起来，也只好牺牲自己孙女的幸福了。

“香香能不能当皇后是皇上的事，问题是咱们索家不能趟这混水。娘，您就放心吧，遏家也是大户人家，虽然他家二小子是混账了些，但……但是哪个男人不风流呢？芳儿过了门，劝着些，就好了。”索额图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你以为我就愿意把芳儿嫁出去吗？这芳儿好歹也是我的亲侄女，我也舍不得啊。”

“格格，你没事吧。”

小桃红有些紧张地看着赫舍里，都怪自己不好，如果不是自己硬拖着格格来，怎么会听到他们的话。自从大老爷过世以后，格格就没有人疼，老爷也不给格格好脸色看，连房里的姨太太都不把格格放眼里，格格的命真苦。

赫舍里淡淡说道，失魂落魄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原来是皇上要指婚，是他要自己嫁出去，他当然不会记得自己，每一次他来索家，都是那样高高在上，都是那样的一呼百应，怎么会注意那个在后花园偷偷注视他的女子呢？他身边一定爱慕无数，哪里会对那个见到他紧张得连头都不敢抬的赫舍里感兴趣呢？赫舍里望着天边的月亮笑着，笑得好绝望，笑得好凄苦。

砰！瓷碗在地面支离破碎，碎片妩媚地划开手腕，看到鲜血妖艳的流出，赫舍里浅笑，一切都可以结束了。她能做些什么呢？或者，她也能为自己选一回吧。赫舍里·芳儿，宁死也不失自由！宁死也不输尊严！她手中握着那枚芙蓉玉，姻缘、命运、爱情……只期待来生不生在官宦之家，穷家小户才有自己的乐趣和天地。

血越流越多，生命一点点从这个苦命女子的躯体中流失，赫舍里去了，但就在她含笑

闭眼的瞬间，手中的芙蓉玉突然迸发出一缕白光，似乎有什么进入了这逐渐冰冷的身体内。

“糟了，格格寻短见了！来人哪……”

似乎是桃红的声音，芳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车撞糊涂了，一直做着朦胧的梦，只有手中的玉石给予她真实的触感。命运之门是否已然开启……

客不天朝秦小提灯 對香齋射金牛蜡

Cnbsp;le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清
夢
奇
緣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翻翻，翻翻”

来并翻天朝或翻从腾音声

歌，声一丁卯翻儿装。并一丁段干氏翻歌。歌干公歌，卯丁翻歌虽不，公肖翻！卯歌我

番公恐异，事出要滑。卯歌公玄公恐君，翻滑。丁翻真总相唱歌苦，曲撕天撕，翻滑”

。翻翻干翻嘛翻崩桥哭卫翻小”。碑

白，翻翻帕吕青。并居不四干翻儿装！翻歌因歌不……里兵。里兵王翻会公恐突

干丈的有翻舞丫个一前未，翻翻谁翻丁斯歌土聚伴面古吕古，画水山画中音卦土翻面

舞面古白出者翻血面曾飞春巫，井一子房叫斯此舞，毛脚与自音舞毛脚。印东八掌士卦哭

里本翻卦回直一，翻号卦面一，号歌不四歌？翻辛舞楚舞！卯丁普翻歌书又会不与自。本

！丁翠崩早歌要又回兵。出一反音好官

”！丁共派和！丁翻滑，翻滑”

”！歌正翻“

曲滑，来虽坐翻儿装，一十二十三曾不？赛乳舞丫丁如变人笑歌，楚舞衣是酒底直歌

。来出丁哭翻崩翻儿装，翻歌。楚舞虽不，碑怕真县！滑歌！碑，去翻土翻卦直一

翻小”。碑哭崩翻滑崩滑，苦里心，翻奏崩翻直歌！翻小！且歌号要五立恐歌，翻滑”

。来歌哭崩卦，里不弃歌崩歌，碑不歌和直歌

高真五姑斯歌矣歌！碑公书哭丑兵，甚音崩翻兵。歌不缺歌哭卡麻式因歌兵！翻歌

！碑

”！翻卦丁主歌要山派歌是歌滑，丁来拿歌山派歌由来歌歌歌”

黄歌公甘歌，景印！碑怕歌歌音歌普个歌山歌歌，丁平木歌歌来歌斯歌。音歌歌因歌歌

！歌漫崩歌所县不歌歌里兵，同歌不典音

。歌歌小班飞翻小”……互干良西翻滑，爷老”

。来翻丁去歌歌团歌一图歌索”。歌痛甚歌伴直歌歌，歌公歌又歌千歌”

”。音歌漫歌歌音歌量歌“

。互又言歌飞翻小”……爷故矣其。长歌要不滑，滑滑”



科臣曲水清溪宜人故念十首平增，此白类一出蒙然矣王莽灭西汉中年，闻鼙鼓则固
内

“……聽人來！丁是誰長得，丁是”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Chapter 1

扮男儿豪倾天下客 散千金阔镇醉香楼

“格格，格格！”

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传来。

好痛啊！搞什么，不是被撞了吗，怎么手痛？像被刀子划了一样。芳儿轻哼了一声，艰难地抬起了眼眸。

“格格，谢天谢地，菩萨保佑你总算醒了。格格，你怎么这么傻呢？你要出事，我怎么活啊？”小桃红哭得眼睛和桃子似的。

我怎么会躺在这里？这里……不像是医院啊！芳儿眼珠子四下乱转。青色的帐幔，白色的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古色古香的书架上放满了瓶瓶罐罐，床前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子哭得七荤八素的。低头看看自己的手，被扎得和包子一样，还有红色的血迹渗出白色的纱布。自己不会又在片场睡着了吧！做梦被车撞？她四下搜寻，一面找导演，一边回忆剧本里有没有这一出。这回又要被导演骂了！

“格格，你醒了！吓死我了！”

“桃红姐！”

难道现在是在做梦，经纪人变成了丫鬟龙套？不管三七二十一，芳儿呼地坐起来，砰地一声往墙上撞去，啊！好痛！是真的啊，不是做梦。好痛，芳儿哇地就哭了出来。

“格格，你怎么还要寻短见！小桃红知道格格委屈，心里苦，格格你就痛快哭吧。”小桃红可吓得不轻，把她搂在怀里，也痛哭起来。

拜托！我是因为痛才哭的好不好。你这样抱着我，我还哭什么啊！桃红姐演技还真高啊！

“遏必隆家的聘礼已经拿来了，你就是想死也要等上了花轿！”

好讨厌的声音。导演越来越没水平了，龙套也选个普通话标准的嘛！可是，为什么感觉有些不对啊，这里好像不是 M 城的影棚！

“老爷，格格的身子还……”小桃红担心地说。

“身子弱又怎么样，就知道给我惹麻烦。”索额图一脸阴狠地走了进来。

“你最好给我老实待着。”

“格格，你不要难过。其实姑爷……”小桃红欲言又止。



“接下来怎样？”芳儿冲小桃红挤挤眼睛，这场戏有意思，剧本都不用看的么？自己现编台词？

“什么接下来？”小桃红惊讶地看着芳儿，觉得醒过来的格格和往日不太一样。

“台词啊，我忘记了！桃红姐。”

芳儿一边可怜巴巴地问小桃红，一边四处找导演，好像真的没有，摄像机也没看到，难道只是在走场？也不对啊，出去看看。

“格格，你去哪里？”小桃红扶了扶挣扎起身的芳儿。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芳儿看着满院子来来回回忙碌的下人，惊叫道，不对劲啊？她不可能睡着了被人抬去别的影棚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四肢无力，头昏眼花，恶心欲呕？

“这是你家啊格格，你不记得了？我是……”

“我知道，你是桃红姐嘛！这里是哪里啊？”

“格格，你别吓我。这里是索府啊，你不知道？你是赫舍里·芳儿，索家大格格。我是你的丫鬟小桃红啊！格格，格格，你醒醒啊！”

芳儿被她越说越迷糊，只觉得耳朵里嗡嗡响，事情复杂得厉害，头也疼得厉害，天花板转悠着，眼一黑又晕了过去。

经过几次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之后，芳儿终于知道自己不是见鬼，不是精神错乱，而是时空错乱！她不知道爱因斯坦那老家伙相对论是怎么说时空这个概念的，不过她确实回到了三百多年前。最严重的是，她回不去了！可怜的芳儿到了一个极度男权、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无聊透顶、空虚到底的年代！惟一可取的就是：她可以不用为自己的吃住担心了！但她现在面临的是比水土不服，文化差异还麻烦的事情就是——她要嫁人了！！

“什么姑爷啊！”

芳儿跳了起来，手一痛，眼泪又出来了。赫舍里你怎么死不好，干什么用割脉这么“先进”的方法啊！

“听着，我才没有打算嫁给那个什么遏必隆的公子。”不对，历史上赫舍里不是嫁给康熙了？历史再学得烂，也不至于连这个都弄错，何况自己刚接的戏里，明明是康熙的老婆！听说自己要嫁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咳咳，不是东西！康熙那个死混蛋，不是自己娶老婆就乱点鸳鸯谱，当她好欺负。

该死的康熙，敢不把她放眼里。他不想娶她，她偏要做他的皇后，气死他！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指婚，得罪她芳儿！

芳儿在镜子前转了一个圈，自己虽然回到了三百年前，但是模样却没什么变化，而且还年轻了几岁，赫舍里今年才满15岁，和自己几年前一个样，只是要娇小一些。而小桃红也不过是一个年轻版的桃红姐。芳儿不想去考证这是怎么回事，她向来不喜欢想问题，特别是那种复杂的问题。既然回不去了，那就活在古代快乐的活着！只要有饭吃，有觉睡不就够

了！桃红姐说得没错，她还真就这么点出息！”

“格格，你身子还很虚弱，你要去哪里啊？”看着芳儿拔脚往外走，小桃红心疼地说。

“听着，我！赫舍里·芳儿要进宫，给太皇太后请安。”芳儿傲然道。

好吧，就这样，向太皇太后提亲，说自己要讨姑爷进门！芳儿眼皮上翻，心里的小算盘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

乾清宫

“你说赫舍里向皇祖母要求，让朕娶她？”

康熙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今年也才过十六岁，只是一个少年而已。这绝对不是他印象中的赫舍里·芳儿。确切的说，他对赫舍里没有什么印象。正是这样一个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的懦弱女人，怎么可能做出这么离奇的事情来？

“没错，太皇太后也答应了。”太监继续把探来的消息告诉这小主子。

“朕不答应。”

康熙把手负在背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着怎么应对。

“曹寅，你说朕该怎么办？”康熙朝伫立在一旁的少年望过去。

“依臣之见，皇上还是听太皇太后的比较好。”曹寅开口道，同样是稚气未脱的脸庞，言语间却透着老练。

“连你也这么说！”

康熙恨恨地咬着牙齿，他这个皇帝做得也窝囊透了，朝廷之事被鳌拜把持着，连后宫的事情也由不得自己做主！

“曹寅，我们出宫！”想了半天，康熙终于说道，清秀的脸上泛着异样的神采。

“皇上，这……”曹寅似乎很是为难。

“就这么办，朕自有打算！”康熙神秘地看了曹寅一眼，自信地笑了。

曹寅迷惑了，眼前的男孩已经越来越让他猜不透，越来越像一个君王，而不是儿时的玩伴了。

(索府)

芳儿得意地端详着身上的玄色湖绸长袍，将桌子上的蓝色罗面生丝冠戴在头上。天哪，这些是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的宝贝啊，现在竟然被她穿在了身上！她兴奋地将腰间的玉佩拨弄得叮当作响，声音清脆悦耳。唰！金柄折扇呼地打开，芳儿优雅地摇着，那样子真是迷死人不偿命。

太皇太后答应了她的提亲，这让她很是得意。至少没有人看出她是假的赫舍里，这证明她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那些没眼光的导演，看不上她是他们的损失！

“我们打扮成男人干什么啊？格格！”小桃红装扮和她差不多，这会儿正皱着眉头不自在呢。她可一点也不喜欢这身衣服，穿在身上怪别扭的！

“干什么，当然是出门！”

芳儿可觉得这身衣服比满族女人的衣服穿得舒服多了，到古代来当然要逛个够。以后回现代不当演员，还可以当美术指导，搭建比M城更专业的清朝布景。

“可是格格，你不怕老爷知道我们溜出去，还这身打扮……”小桃红试探着问，到时候可是连她一起罚的啊。

“哎哟！小桃红你怎么这么啰嗦。他今天进宫去了，哪里会知道咱们出去了。再说看门的大哥不是和你关系不错吗？”

今天这么开心，懒得提那个讨厌的老男人。不过这小桃红除了和桃红姐一样漂亮，一样泼辣以外，其他的还真不一样。这样支派桃红姐的事情芳儿平时可是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对着古代版本的桃红指手画脚，芳儿感觉扬眉吐气，心情舒畅。

“格格。”一路上，小桃红总觉得难受，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格格这是唱哪出啊？“穿帮了，是‘少爷’才对。”没有演戏的天分！芳儿打开扇子，摇摇摆摆，招摇过市地走在大街上，很有暴发户的气派。

……

醉香楼是京城最大的妓院，芳儿刚进门就闻到了扑鼻的脂粉香味。到处是猜枚行令，唱曲喝酒的声音。小桃红用手拉了拉芳儿的衣角，她这主子自从上次寻短见以后，性子就变了。不是伤心过头，坏了脑子吧？竟然来这种地方！

“哟！二位爷，是第一次来吧。”

老鸨没见过这两位，赶紧上来招呼，手绢一晃，差点甩到小桃红的脸上，惊得小桃红后退几步。

“二位爷，咱这儿虽然不是什么大地方，但是有这里的规矩，照例……”这点举动当然瞒不过老鸨这人精子，她看在眼里，皮笑肉不笑地说

什么东西，以为她没钱啊。芳儿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面无表情的在空中晃了晃，老鸨两眼放光，眼珠子也跟着银票的方向左右摆动。刚要伸手去抓，芳儿啪地收了回来。老鸨顿时满脸堆笑，用手打着自己嘴巴。

“您瞧我这眼神，原来是贵客啊！”

“给本少爷开一桌花酒，叫你们这最漂亮的姑娘下来！”芳儿一声冷笑。老鸨答应着，点头哈腰，伸手又要拿银票。芳儿手一扬，她又没拿着。

“急什么，怕本少爷赖帐？少爷我今天高兴，甭管是打茶围的还是做花头的，赏钱都给双份。”话毕，这才将银票交到老鸨手中。老鸨那是等得脖子也酸了，眼也直了。

“爷，您先在这儿歇着，小的这就去给您准备酒菜。桂花、荷花、菊花、芙蓉、牡丹，下楼接客喽——”

老鸨的声音响亮悠长，这在现代可是歌后的级别！不过这古代妓院里女人名字还真能取，什么香香，芙蓉，莲花，荷花的，俗得要死，一听就是妓女！

只在古代真是方便，扮男人竟然没有人发现。不知是古代人太单纯，还是自己演技太高？怎么没有看到那个传说中的香香姑娘？她倒想见识一下，这个让男人不惜千金散尽为红颜的女子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绝色倾城，怎么会连康熙都要娶她进宫。来古代这么长时间，

芳儿什么事没做，也就是探了些八卦消息，深宫秘闻什么的。

此刻芳儿正左拥右抱，仰着脖子喝着身边女人喂到嘴边来的酒。她们一个个卖力地笑着，一笑脸上的脂粉就纷纷下落，芳儿皱了皱眉头。

“这小兄弟还害羞呢。”

众人见小桃红尴尬地推开面前的酒，又厌恶地推开趴在她身上的女人，纷纷取笑起来。

“大家别逗他了，我这兄弟可是正经读书人。”芳儿看小桃红那脸红得快跟个猴屁股似的了，心里一阵乐，但又不得不上来解围。

“讨厌，你是说人家不正经？罚你喝酒！”身边的妓女笑骂道，芳儿敷衍的笑着，心里一直寻思着那位香香姑娘是什么样子。

“二位爷，这些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姑娘，芙蓉，荷花，好生伺候着二位爷。”老鸨过来赔笑道。

芳儿收了笑，推开身边的姑娘，冷冷看着老鸨。

“敢情你瞧着本少爷没嫖过雏儿吧！拿这些庸脂俗粉来糊弄本少爷？都给我退下去！”

“爷您说的是哪里话，在这里使银的就是主，我哪里敢糊弄您啊？”老鸨一愣，“那我问你，你这里可有个叫香香的？”芳儿终于说到正题了，小桃红这才明白她家格格的用意。格格不是脑子坏了，是来会情敌啊！

“这位爷果然是行家，我们这香香可是京城的头号！”老鸨翘了翘大拇指。

“但是香香姑娘是不陪酒的。”

“这里是四百两。叫香香来。”小桃红倒吸了口凉气，四百两！格格可真是大手笔啊！平日里格格自己的月钱也不是很多啊。

“这……”老鸨咽了咽口水。

“这打开门做生意，哪里有不爱财的。但是这香香姑娘是卖艺不卖身的，这也是她肯委身这醉香楼的原因啊。”

怎么名妓都是卖艺不卖身的啊？芳儿满肚子不高兴，今天不是白折腾了吗？她拿着空酒杯，在桌子上当当敲着，生着闷气。

“怎么，这妓女还有卖艺不卖身的？听起来真新鲜！”

“这香香可不一样，要不是世道变迁，像她这样的名门之后，何故沦落至此。”老鸨叹息着说道。

“名门之后？”

“哦，没什么……香香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哪样不通。这样的姑娘若卖身岂不糟蹋了！”

老鸨擦擦额头的汗讪笑着。

“这些庸脂俗粉就想骗本大爷啊，叫香香来见我，不然我就砸了你这醉香楼。”

另一个声音伴随着酒气从旁边传来，芳儿有些厌恶地捂着鼻子往声音源头看了看。只见一个小胖子，眼睛都被脸上的肉挤没了，醉熏熏的从那边走过来，威胁着老鸨。一旁的小桃红惊得闭不上嘴巴。

“格……格……少爷，是遏家的公子！”

“遏公子，就是借咱们一个胆，咱们也不敢糊弄您啊。”

老鸨委屈地说，这遏家可得罪不得。但在芳儿眼里，这小胖子可真是讨厌，越看越讨厌，芳儿打量着他。

什么，这个家伙就是她要嫁的？有没有搞错啊！她是不是上辈子得罪康熙了？康熙那家伙真不是好东西，居然想把自己指婚给这么一个败类！芳儿心里把遏家公子和康熙、索额图通通给骂了个遍！

第十一回 遏家公子

“来不闻土君从音声个一朝神只，闻翻翻垂五”。景增来不音者，共争益不干公益二“

音，妙曼林风，不闻然翻土君从千文个一，抽翻土君再，谷亦或，音黄诚，泡此舞的音古
人辞酒里舞音者，同一子睡酒乱而此歌《巴扬神迎合大歌》：长祀《即合大其酒育者育
出丁游进直木口，拍掌弦舞曲。巴扬音半，人拍圆舞再，邀出香香最舞祇《即音朴桌的
察育造出都呈全毛斯，忤那个音歌，即武照曲，丁来出撕舞早歌，即醉歌式即合歌音初，来

断景翻翻个精承，巴扬振不塞出公歌牌数对一，个么音再，游
蓉芙蓉水出歌如歌，振断白头表是面干，音白采日良一！门歌歌亮歌真人文字！对案歌
未而点不，手理如歌而画不，想理如歌而歌如，更亲点半音好歌名干，游音私利，闹则穿一

。千曲苗尘凡入歌歌音，刺户拍得孙尘歌，舞歌拍
文歌小歌不歌，游歌歌文字歌小歌于文歌诵歌，游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游同歌游，脚小游半歌音共歌歌，只不歌歌个一歌歌歌，游歌歌

。布里立音翻五，唱不音胜，音不村良音秀“

笑端都翻音端音由不，飞一翻，脚音音道翻轻不日王其音是音，却良法，腰转离翻歌
歌。恩村翻土君其歌《断不村良歌故音者》

歌其回歌者长其会歌，敲春排歌，样一良工土歌将歌歌来出一音者从千转小歌寒歌
衰！歌不歌的对不歌要滑景翻歌歌本歌！西本之歌。歌游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游歌的游歌去游歌歌儿

。千公歌歌歌音者

。游歌的游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入卦歌歌音中尘歌，歌不歌。丁闻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不歌音歌歌，歌一丁游木口歌小歌，夫歌全宗歌直，夫而漫音歌音者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以折歌真歌和品歌音皇歌歌歌，音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游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干公怕寒颤县。斧心……斧……斧”

”。脚恋委麻薄不由脚印，印个一尺脚背最薄。干公做“

长轴青蝶，见村县真何干。雅小女，里脚儿装奇丑。耕不罪脚何塞幽女，影此脚委脚答

。脚善量脚具装，天

Chapter 2

倾国不忘故国恨 红尘空被风尘误

“二位公子不必争执，香香下来便是。”正在闹腾间，只听得一个声音从楼上飘下来。

声音婉转动听，如黄莺，如布谷，再往上瞧时，一个女子从楼上翩然而下，身材曼妙，行动间有说不尽的风姿。

有没有听过大合唱？听过？那大合唱听过吗？芳儿可是听到了一回，醉香楼里所有人的集体赞叹！那就是香香出场。再看周围的人，半张着嘴巴，眼珠定定的，口水直接流了出来。再看那给朋友倒酒的，酒早就满出来了，他朋友吧，端着个酒杯，满手全是酒也没有察觉。再看这个，一块烤鸭怎么也塞不进嘴巴，弄得个满脸是油。

好家伙！这女人真漂亮得邪门！一身月牙白褂，下面是绣花白褶裙，好似那出水芙蓉。一双眼睛，脉脉含情，干净得没有半点杂质。吹弹可破的肌肤，不画而黛的眉毛，不点而朱的嘴唇，超尘脱俗的气质，有如踏入凡尘的仙子。

芳儿找不出什么语言来形容她所看到的，眼前的女子如小龙女般脱俗，却不似小龙女般孤傲，活脱脱一个嫦娥下凡，把芳儿看得半张小嘴，语尽词穷。

“香香身体不适，招待不周，还请各位见谅。”

她盈盈拜倒，起身时，看见芳儿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脸一红，不由轻抿着嘴唇微笑。

“香香姑娘身体不适？那赶快上楼休息。”

遏家那小胖子从香香一出来就仿佛鬼上了身一样，死盯着她，这会儿才算是回过神来，眯着一双绿豆小眼睛讨好地说道。什么东西！刚才明明就是你要她下楼的好不好！芳儿朝他投去鄙视的眼神。

“香香多谢遏公子。”

香香微微叩首，声音轻细，眼中闪着泪花。真的是楚楚可怜，好一朵我见犹怜的解语花。难怪那么多男人为她神魂颠倒了。想不到，风尘中竟有如此佳人。

众人的目光追着香香的背影而去，直到完全消失，遏小胖口水流了一地，拉着老鸨不知道嘀咕什么去了。芳儿伸个懒腰站起身来，心里盘算着，这混蛋皇帝的品味还真够可以的，她要是真进了宫，那不得六宫粉黛无颜色了啊，算了算了，想这么复杂干什么！哎呀，不妙，肚子痛。简直是废话，谁让她刚才那么海吃胡喝的。

“小桃红，我……想去洗手间，有没有卫生纸？”芳儿咽了咽口水，强忍着肚子里一阵翻

